

□杨瑛

从1992年到2003年,我的职业是微机打字员。

我用的第一台机器不是微机,是一台国产的四通汉字处理机,STONE MS-2401。STONE,石头的意思,也许是一颗从某一个星座降落在人间的没有命名的星星。

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也使用过STONE MS-2401打字的人,一定像在异乡遇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乡,就像说起故乡才有的风物一样,我们一起说起它的操作,它的打印头和键盘发出的声音,它更换色带的方法,它转动手柄卷进白纸和蓝色蜡纸的不同,它使用的3.5英寸的存储软盘,它窄窄的蓝色液晶显示屏,能显示五行40个汉字。

也许我们还都拥有过一本磨掉了封皮的《王码五笔字型使用手册》。在使用STONE MS-2401之前,我还曾在白纸上画出键盘练习。白纸上落满了看不见的我的指纹。

办公室里的另一台机器是长城0520CH,装着汉卡的显示汉字的电脑。米色的,或者是乳白色。拿来这台机器时,它已半旧。古老的DOS界面和WPS汉字处理系统。CPU很慢,很安静。它使用的5.25英寸黑色软盘,有点像变成了方形的黑胶唱片。用之前要先格式化,磁盘被分成若干个磁道和扇区。我的打字速度比长城0520的显示速度快,只看到显示屏上的一字光标一直往后走,汉字不出现,要稍微停一下等一下,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汉字了。

我在一个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旗里,一台台更换机器的时候,隐约知道距我们县城570公里外的一座古老的城市里,有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那里在不停地走动着充满了思维二进制的人们,他们的大脑里只有0和1两个数字,要么一无所有,要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把0和1这两个数字无限循环排列。

我不会把0和1进行无限的循环和排列,我给我们想象,0是辽阔的圆,1是自由的直线。我把它们想成一个法国长棍和煎鸡蛋,一个圆口火锅和在里面翻动的筷子,或是一列火车和它即将通过的隧道,或是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它们像伸出的双臂和打出的一个浑圆的哈欠。像一次直直的发呆和一个圆圆的寥落。也像一条童年的路和路尽头枝叶繁茂的绿荫。像太极的阴和阳,黑和白,黎明和黑夜,生和死,一个孤独的人站在荒原上或苍穹下。

我对0和1产生幻觉的时候,人们对电脑的形象,总是和缝纫机连在一起。电脑桌似两头沉的写字台,台面大一些,两头沉的桌子中间贴着地有一条黑漆铁板,工作时我的脚放在上面。打印机是16针的针式打印机,声音很大,有时像做木工活,有时像刚学二胡的人奏出的曲子,一进办公楼就能听得见,吱嘎嘎,色带盒像弓箭,打印头在弦上走过去,吱嘎嘎,再走回来,一行字打出来了。

康柏(Compaq)多媒体一体机,像一个胖墩墩的小矮人或是森林里的一个小怪兽。多年后,它被人类的理想和创造压缩成一个薄薄的笔记本电脑。我用的那台里面有一个游戏,背景音乐是《胡桃夹子》。这个游戏有故事有悬念有音乐,与我迷上的第一款电脑游戏俄罗斯方块相比,复杂很多了。

俄罗斯方块像俄罗斯文学一样令我着迷。游戏升级时背景颜色的每一种变化都给我无限的惊喜。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几何方块下落,变形,堆叠,消失。我总会贪心地留出一列的缝隙,等待1一样的四格长棍,一次消四行,得分加倍,心底愉悦欢喜。当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搭建的方块越来越高,这样的等待是一种冒险,终于1字长棍出现,手一抖,放错了位置,一局游戏结束。再来一局,还是果断关掉?这样停顿的瞬间,就像之后在手机上对一款游戏的不断卸载和一次次安装,一款简单的游戏一直出没在我的生活里。

用四通打字的时候,我和汉字产生了一种亲缘,不论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的大脑里迅速变成七零八碎的

字根。王旁青头戈五一,土土二千十寸雨,这像字谜又像古诗一样的句子一共有二十五句,是五笔字型的字根表,我背的时候总把它们当作唐诗,注入想象力和韵律。我在拆解这些汉字的时候常想,这些汉字,它们的本和源到底是什么。

坐在电脑前,我双手的食指自动地放在键盘的F和J上,这两个键上有小小的凸起,帮助我不看键盘,手指就知道每一个按键的位置。我的眼睛盯在手写的文稿上,我的手指毫不迟疑地依次落下,我的眼睛指挥着我的手指机械地流动。从职业术语上说,这是盲打。我的大脑基本空闲下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看着这个世界。世界很简单,

## 你好

## 机器



只有0和1。世界很简单,只有鼠标和键盘。世界很简单,只有F和J两个键上小小的凸起。F键和J键,它们是只比指甲盖大一点的岛屿,我一直在那里停泊,仿佛没有任何时光流逝。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都在机器前打字,每天擦掉机器上的灰尘。那些汉字,逐字又逐行,每一个汉字被我的手指敲碎,在电脑屏幕上聚合完整。我双手停在键盘上,就像一只蚂蚁的两只前足认真地停在大地上。

政府办打字员小杨。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这样说,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这是我的第一个社会角色。我没有学历,什么也不会做,终于有了一份这么美好的工作。我被这份工作迷住了,我可以自食其力,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更喜欢打字的人。

我喜欢加班,尤其是那些加班的深夜。秘书们逐字校对文稿、挠头修改文稿的时间漫长安静,我把喜欢的书打在机器里,或是在机器上写一封信。刚有QQ的时候,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沟通方式,沉默得像机器一样的我,可以兴奋地说话。我同时和4个人聊天,4个陌生人。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温哥华。对面的人是模糊的,又是清晰的,聊到没什么可聊的时候,就问一句:你那边是几点?

每一种新的软件我都下载,QQ、MSN、UC,有很多的账号和密码,下载得越多,人却越沉默。即使登录了,也常常隐身着,什么也不说,不知道是开始心慵意懒,还是因为沉默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归沉默。很多人都在线,也都像我一样,隐身、潜水,一个字也不打,却也不关闭,电脑上蓝色的光标不停闪烁。也许我们都被网络里那个越来越真实的另一个自己吓坏了。

有一个冬天,雪连下了三天,正遇圣诞节,一位网友在QQ对话框里送了我一个礼物,这是一个第一次在网上遇到对我说:夏祺的人,彼此都隐身了一个季节,现在对我说:冬祺。我点开那个软件,电脑屏幕上飘起了雪花,电脑上置的图标、鼠标停留的周围、对话框上都一片一地落满了雪花,QQ小企鹅的身上也落着雪花。我把电脑桌面换成圣诞图案,穿着厚厚衣服的圣诞老人,挂满灯和礼物的圣诞树,驯鹿和雪橇。窗外下着雪,雪花在电脑上一片片落下,积在圣诞老人、飘落在圣诞老人、驯鹿和雪橇上面,我

仿佛置身旷野,世界很安静,在等待雪橇的铃声。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摇滚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旗政府大院,最里面有一幢青灰色的二层小楼,楼里各种录音机的卡带上常常放着的是这首歌。还有《一无所有》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楼里住着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毕业了,工作了,自然要谈婚论嫁。小镇上每年就分配来这么一批大学生,早有好多适龄的女孩子男孩子在等着。青灰色的小楼上,据说常有相亲的人提亲的人,这周从这个房间出来,下一周就去另外一个中间,几步之遥,几天之隔,人生里就是另外一个男人或是女人了。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些歌声从那栋楼每一扇关住的门里传出来。现在,我依然记得楼里住的两位学法律的女孩,长长的腿,长长的发,青春飞扬地在政府大院里走过。我站在二楼微机打字室的窗前,羡慕地望着她们,只有中学毕业的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大学是什么,自卑得如同角落里的尘埃。我学着她们的样子,也穿着一件白衬衣,长长的浅紫色的裙子。

那时的政府大院紧邻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那些书籍使我有了一些勇气,有过几次觉醒,对自己进行过几次格式化,格式化如同凤凰涅槃,很多次以后也会得到重生。我找到了另外喜欢做的事情。我的手指依然长时间停在键盘上,按键里藏着汉字、细节和命运。

年复一年,我不断升级,也不断老化。有一天,看着镜子里满是皱纹的自己,我想起坑坑洼洼、被换下的灰色的色带。打印针头在它的上面一次次滑过,吸走了乌黑光亮。单调相同的日子,如同被复制粘贴。我像一台老机器,等待着一个命令使我恢复到出厂的状态。如果能恢复,也是不合时宜,不珍贵也不稀奇。有时遗忘忽如冰山,冰冷而巨大地进攻着大脑,手头上的事常常整片地被删除,如同电脑的E盘或F盘突然消失了。

1992年,我是一个19岁的小女孩,细瘦,木讷,曾在一张白纸上画下微机的键盘,常在下班时找不到自行车钥匙。2017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我从政府旧办公楼的楼下走过,抬头看了一眼我曾经站立的窗前,空空荡荡,曾经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个站在楼向下楼上张望的异乡人,一个女孩的母亲,一个40多岁的肥胖女人。我的声音像边磨损的光盘,有了几道划痕。

一个人的老化足以令一台机器惊讶。同学朋友多年未见后重逢,在内心惊讶彼此的衰老,却不愿也不肯说出来。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老政府楼的打字室里,那些我用过的机器出现在我的面前,它们包围着我。看到似曾相识的它们,它们一起启动,我曾敲打过的键盘像智能的无人弹奏钢琴的琴键一样依次起落,速度比时间更快,屏幕上出现了相同的一句话:是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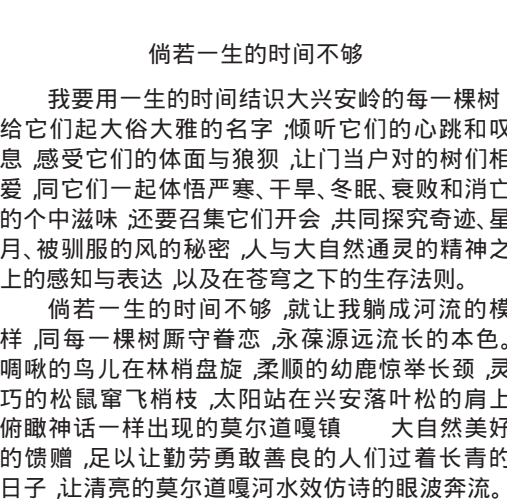
这些机器现在散落在何处呢?是否被另存在我找不到的路径下?

曾珍藏在3.5英寸软盘里的信,再也找不到地方打开。那些丢失了密码的邮箱,消失在茫茫网络里。

机器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是电脑键盘上的字母键,像已排好的日月星辰一样,有序而规律。从一开始就各就各位,各得其所。我的手指从最初的八十三键到现在的一百零八键上滑过多少遍?那些轨迹如果连起来,比天空上的星座还要神秘。

第一次觉得电脑和星空有关,是很多很多年前了。那时市里也还没有专业的计算机维修机构,旗里更是没有。来修机器的是一些漂泊的南方人。与北方人相比,他们瘦,白,矮小,说话低声细语。他们从江南来到塞北,随身背着一个公文包,拎着一只小箱子,不合体的西装从肩膀上松垂下来。我看他拆开了长方体的卧式机箱,里面神秘有序的排列,使我想到了星空。绿色电路板上无数的小元件、小圆孔和一群群错落有致的小锡点,像一个个星座。

□安心



倘若一生的时间不够

我要用一生的时间结识大兴安岭的每一棵树,给它们起大俗大雅的名字,倾听它们的心跳和叹息,感受它们的体面与狼狽,让门当户对的树们相爱,同它们一起体悟严寒、干旱、冬眠、衰败和消亡的个中滋味,还要召集它们开会,共同探究奇迹、星月、被驯服的风的秘密,人与大自然通灵的精神之上的感知与表达,以及在苍穹之下的生存法则。

倘若一生的时间不够,就让我躺成河流的模样,同每一棵树厮守眷恋,永葆源远流长的本色。啁啾的鸟儿在林梢盘旋,柔顺的幼鹿伸长颈项,灵巧的松鼠窜飞梢枝,太阳站在兴安落叶松的肩上俯瞰神话一样出现的莫尔道嘎镇。大自然美好的馈赠,足以让勤劳勇敢善良的人们过着长青的日子,让清亮的莫尔道嘎河水效仿访的眼波奔流。

躺在白桦林中,闭上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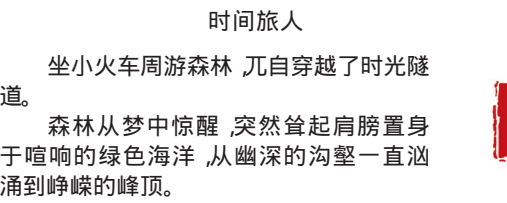
一株株触天的白桦凜然独立于旷野的英姿,以及新鲜的蓝天炽烈的太阳动漫的云朵耿直的土地童话的溪流的强大背景加持,在年光深处旷日弥久且葳蕤生香。

白桦笔直的躯干直上云霄的姿态和繁枝绿叶恣意伸展天际的神态,太具诱惑太令人向往。定格仰视,这在我的词典里不是常用词,不轻易使用。白桦林成全了我所有的想象。

仔细阅读白桦树银白树干上镌刻着的光阴故事,密码似的符号映射着大兴安岭的沧桑巨变和林区人家的喜怒哀乐。那密密匝匝或错落有致的密语,梦一般闪烁着絮语着。

风飒飒地响,树叶婆娑摇动。久久徜徉在白桦林中,与白桦莫名的契合与通感,就仿佛自己也站成了一株白桦树,自然自在自由至极。喜极而泣,是我本能的笨拙的表达。

幸福,就是躺在白桦林中,闭上眼。



森林从梦中惊醒,突然耸起肩膀置身于喧闹的绿色海洋,从幽深的沟壑一直汹涌到峥嵘的峰顶。

□田福

一肩挑 的春生这几天心里都很郁闷,在村部无精打采,回到家也懒得说话。他媳妇翠兰轻声问:有人叨咕你了?春生于是就把听到的跟翠兰说了。翠兰说人家这话也没毛病呀,是你没做好。春生说,那你说有十全十美的事吗?翠兰摇摇头说没有。此时,春生突然想到了锡林夫。

那个夏天,他与蒙古族汉子锡林夫邂逅于南方一个火车站。虽然两家隔着千里,但说起来两人还是内蒙古老乡。临别两人留了电话,抱拳说后会可期。前年锡林夫作为先进嘎查干部代表来市里参加一个会议,顺路来看望春生,因为春生家离这座城市很近。走时两人拉着手约定,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再相见。春生呵呵笑着说,放心,你的好酒好肉好奶茶省不下。这年春生也当了村主任。

由于都是村干部,两人的电话、微信往来较频繁。大多是春生有了难处,跟好哥们讲讲,没准点子就来了。没好点子也能在互诉衷肠中得到些释放和安慰。像这次,春生早跟锡林夫讲了,锡林夫听后也很无奈,说了句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啊。干咱们这个就得得心干。这话跟没说一样。

按说来草原春生应该先给锡林夫打个电话,但他没有。他想那年锡林夫给我个突然袭击,我不得以牙还牙呀。临走,媳妇说,那年锡林夫大哥来带了那么多奶茶、奶豆腐、马奶酒,你总不能空手吧。但两口子为带什么还真费了一番脑子,咱们有的人家全有,咱们没有的人家也有。最后春生一拍大腿,说:就在咱的蔬菜大棚里薅些青菜吧,草原肯定没有。于是春生上路时,拎着的包很大却不重。

坐在通往草原的班车上,春生抻着脖子使劲向外瞅。5月上旬的草原一派黄色,不见一头牛羊,现在还在禁牧。车跑一小时都见不到一两块

万干林垦人从汹涌的晨雾中铿锵走来,穿过严寒和艰辛的岁月,把豪迈的建设者之歌唱响在崇山峻岭。

斧头在林间飞舞,铁锤在砧上迸着火星儿,异口同声的劳动号子像滚滚沉雷,在无穷无尽的山峦丛林炸响。他们庄严地铸锻着日子,共同建造崭新生活。

一年多的林区深入生活时光,青年诗人的身影同建设大军的身影叠加交错,他们身上的光同森林上的光无间交融,就算这个世界被冰雪染白,他也会在大兴安岭倔强地绿着。

他蘸着汗水和心血在剥落的桦树皮和零下40度的莫尔道嘎河槽上写诗,大兴安岭在他的诗里意出尘外,在世人的瞩目中灿然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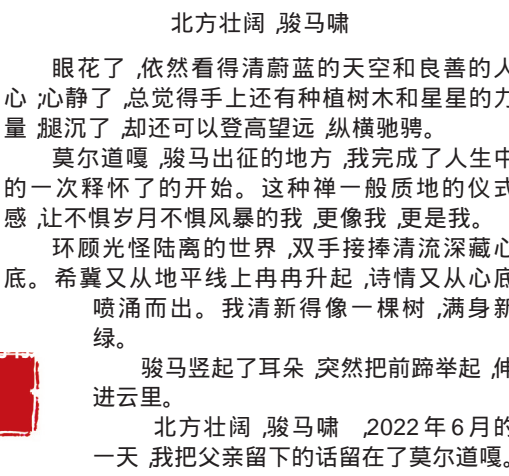
诸熟的小鹿撒着欢向他奔来,紧盯着他肩头上的百灵鸟,树木齐刷刷地向他行注目礼。

那时的青年诗人,后来成为了我的父亲。

那时的父亲比现在的我年轻许多,那时的大兴安岭比现在的大兴安岭年轻许多。那时的父亲和大兴安岭离我很远,远到我还没到人世没在人间;那时的父亲和大兴安岭离我很近,近到只隔着心的距离。

时间隧通,缥缈云雾和袅袅炊烟互不干扰、恣意氤氲,大兴安岭的前世、来生不再扑朔迷离。这份莫尔道嘎式的渲染,是森林发出的暗语抑或散文诗心照不宣的铺陈?小火车或许能够注释。时间扑面而来,小火车停靠在樟子松驿站。

风雨过后的樟子松更加鲜艳,摇落的松实又遍地钻出青绿的嫩芽。



北方壮阔,骏马啸,2022年6月的一天,我把父亲留下的话留在了莫尔道嘎。

翻了的土地,当然更见不到春生家那边四处可见的蔬菜棚了。春生心里闪过一丝得意。

可他下车就皱眉头了,经打听这里离锡林夫所在的嘎查至少还有20公里,想打车吧,这里连出租车的影都没有。无奈就得给锡林夫打电话了。就在他摸出手机时,一个骑摩托车的牧民,嗖地停他身旁。牧民很热情,说:看着着急的样子,我帮你一把吧。春生感激万分,就说了那个嘎查和锡林夫的名字。牧民哈哈大笑了:算你时运好,我就是要去那儿。上车,带上头盔,拎好包,抱紧我。哦,你这包里是蔬菜,太多余啦!春生想说:难道你们只吃肉不吃菜?

到了嘎查,春生一眼就瞅见锡林夫。忙碌的锡林夫当然没发现春生。很多牧民围着锡林夫和一辆大货车,有人正往车下卸蔬菜,有人正在和他谈论着什么。

蔬菜是包装好了的,包裹大小不一。可以说什么菜都有。哦,看来是电商把生意做到草原来了。春生想。一个领到菜的牧民路过他身边,春生说:看看您的菜行吗?牧民笑了,就一样一样打开给春生看。春生惊呆了,这可绝不是搭了几天的菜,显然是早晨从菜园里现采摘的。这瞒不了春生,他就是种菜的。这天,锡林夫特意把春生带来的蘸酱菜摆上餐桌,而且嚼得有滋有味。春生心里却没有了那份得意。

趁锡林夫的媳妇端上来一盘鲜嫩的炒青椒的机会,春生借题说:老哥,做电商的事我咋没听你说说过啊。

锡林夫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笑着说:我是想等把事情做起来才跟你说。

春生疑惑:新鲜蔬菜不是已经进来草原了吗?

哪啊?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牧民该买的买进来,该卖的卖出去。我说的是所有。

春生嗓子眼儿哦了一声就没了话。

春生本打算住二日的,可第二天就称村里有事着急忙慌返回了。其实他的心都着火了。

### 足迹

□郝绪荣

如果你去了阿尔山的哨所,一定有士兵给你讲,是谁登上陡峭的台阶,在雪野茫茫,同他们一起站岗。

如果你去了宝力根苏木,一定有牧民给你讲,是谁手捧盛满鲜奶的银碗,为五畜祈福,愿人民幸福安康。

如果你去了红山文化的发源地,一定有有人给你讲,是谁铭记优良传统,让乌兰牧骑的精神永远发光。

如果你去了马鞍山林场,一定有护林员给你讲,是谁叮嘱要守好这一方碧绿,纯净和蔚蓝的故乡。

如果你去了锡林浩特社区,一定有老知青给你讲,是谁不忘反复叮嘱,解群众难忧要全力以赴。

如果你去了内蒙古的高校,一定有学生给你讲,是谁寄予青年厚望,砥砺奋斗回报伟大时代和伟大的党。

忧民之忧,盼民之盼,足迹踏过的地方,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的温暖。

忧民之忧,盼民之盼,足迹踏过的地方,各族人民守望相助,绿水青山终会变成金山银山。

### 时间擦不掉的背影

□北城

汗水湿透的背影,匆匆在各自的路上画着各自的圆。沉思,深不见底。漩涡里有朵微笑盛开。船无桨,泊在原地。答案,在岸上。

春天需要一滴融水,开启。呼唤以追忆的口吻,守正腔调。根与大地蘸着霞光遐想,向远的目光意味深长。

面对千山,迟疑的映像,绝了飞鸟的念想。空镜子里的那把钥匙,打不开你面前的锁。行走的背影,一半收割,一半遗弃。

村庄底片,远山,分行。鸡犬炊烟,被山岚染色。露结尘埃,山里的对话坚硬,不屈的目光里,一双手伸向天空。

困在时间里。分册的过往,伴随着叹息的音量。原地徘徊,无法趁着夜色伪装,坠尘而去。醉,无烈酒。夜睡熟了,孤独还醒着。

期待,搁在乡下的承诺,长成你要的答案。期待,走走停停的打拼,都各自背负使命。期待,入木三分的描摹,一步步靠近根和山脉。蓦然回首,一枚印章,印在春风斟酌了一夜的脚步声里。

笔记

以笔为刀,把往事刻在木质的记忆里。从轻轻点水到入木三分,翻开她,翻开加速的心跳。

爱恨,在文字间分明,借一首诗的意境,一句句把自己种进时间的垄沟里,算是给夕阳留下只言片语的回忆。风雨过后,贫瘠的沙地,已经长出绿油油的春天。

留不住走远的往事,乡音,在村北那条河中蜿蜒,老话时常被老井的轱辘提起,又被碾道里的碾子碾碎。

沿着文字里的小路走回家,扶着奶奶的小脚,收录一段段古老的故事。然后,去园子里,摘一筐青菜和几段分行的文字,烹饪一桌团聚。

三十年过去了,一摞笔记高过自己。折起回家的路,泪水写成的烟雨,路经大漠,落满一生。



绚丽景色

李昊天 摄